



自序

昔紀文達公，博覽群書，以為天下之法句嘉言、博議偉論，盡於古人矣。乃退而作《閱微草堂筆記》，多紀狐鬼。余亦以為古人所已言者，不必重言；編輯註疏，固當別論；若在主觀無新見解，在客觀無新需要，徒然剽竊抄襲，則覆瓿燒薪之辱，不俟後世也。

時代不同，根機各別，風尚既異，對治亦變。若謂古人已盡言之，則亦大過矣。余閉關前後已二十年，有《茅蓬雜志》，日載修行經過及思維所及，如流水帳然。其中先後所載，有同類者，則別彙成集，如《近譬集》等，則似分類帳。異日各類選編之後，則惟餘不屬任何一類之散文，擬編為《茅蓬雜志選餘》。由是《茅蓬雜志》本身可免災梨矣。因附及焉。

古德有《百喻經》，今所集《近譬》得無重複之弊乎？《茅蓬雜志》甲午四月十九所誌曾論及之，茲錄于次：或問君之《近譬集》與尊者僧伽斯那所撰《百喻經》體例，有以異乎？曰：略有異也。《百喻經》文，有心設喻，以況其所欲言；此則實觸其事，以引發道上之反省。《百喻經》所喻，不必實有其事，如自鞭背以驗瘡藥，以喻不淨觀，不必實有此鞭背之愚人也；又如殺群牛以喻破羣戒，更不致有此事；至若為婦買鼻以喻招

虛譽，則徒然笑柄耳。與實事相距更遠。《近譬》則不然，必有其實事以為引發，而會歸于道；自況內訟，切問近思，故覺親切奮發，涕泣自難禁止。《百喻經》設事喻理，《近譬集》見事捫心；前者聞思之慧，後者兼有修習之慧，故略有異。

夫阿波陀那 (Avadana) 為十二部經之一體。文佛一音圓演，隨類得解，而驚人動魄之處，每在譬喻之間。儒家亦有所謂善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本集所謂近者，有二說焉：一曰主近，謂近己也。切問近思，反身而誠，非以言炫人，而實以省己也。故拙詩云：「愧我支離骨與皮，拈來近譬不標奇；心心但願人都好，語語曾經自遣疑」。其有修行志士，真同一意樂，向一目的，得此讀之，如與知心對談，其體味安樂，有勝于剪燭西窗也。二曰客近，謂近事也。諸政客必作遠言以動其君主，如諸葛瑾之諫孫權，劉曄之勸曹操，惟恐其言之切近逼人也。若吾輩修行，則就近事以規自心，直心快語，與菩提相應，而免除一切城府委曲。本集所取之喻，皆非有心設喻，而係本人當時親見之事；引歸自身，而契乎道，利乎修者，因以志焉。積年累紀，乃得十類，一百一十五篇，都二百餘喻。其中犬馬雞蜂，皆近己之生物也；屎尿爪髮，皆近身之事物也；茶酒鹽菜，

皆近廚之食物也；杵臼鏡瓶，皆近人之器物也。觸目感懷，務求合道，故有述焉。初非有意著述，以告世人。然今日彙編成集，分類觀摩，亦自有其公開之必要。使有人焉，與作者時同代、心同志、氣同求、病同憐，得此讀之，必能定其一貫之正見，堅其出離之意向，延其長遠之耐心，守其出處之節操，不亦略有裨益于佛法乎！若謂與古人相重複，則《百喻經》具在，比對觀之，自可知矣。

民國庚子正月廿五日序于北天竺五槐茅蓬

見地類

竹幹喻真修

譬如新竹，當其初生，直聳其幹，節節增上，乃至到量，不理餘事。軀幹既成，旁發枝葉，聿舒聿茂，莫不由幹。吾人修行，有出離心，發菩提心，步入正道，當具正見，先得其體，為最重要；孰為法執，孰為真修，

決于此焉。得體而修，方不唐捐；迷體之修，乃屬法執，不能超脫，徒勞無補。空悲不二，是為修習化身正見；空樂不二，是為修習報身正見；空明不二，是為修習法身正見。欲知其詳，可讀拙著《曲肱齋文二集》修行自性之推究》一篇。

八種喻佛藏（一）

如來藏者，彼諸淺見，解作種子。然就佛經文佛八喻，非僅種子，亦包一切。首標化儀示現神異，亦屬實喻。旃檀藏裏，涌出蓮花，中有寶殿，殿中如來，放百千光，蓮花之葉忽然萃萎，然此花胎，諸如來等，仍然放光，普現刹土，皆極端嚴。如此化儀，明明表現此如來藏具諸佛德。如此如來，福慧圓滿，何能誤為但具種子？化儀現後，文佛為彼諸弟子等析其疑心。又復明言：「一切有情，煩惱淹沒，于胎藏中，有俱祇佛，悉皆如來」。又曰：「彼等如我無異」。又曰：「如來縱不出世，彼如來藏常恆不變」。反復說明。其頌則曰：「一切有情，本具佛位」。然未嘗言但具佛種。佛位兼果，佛種惟因。又申八喻：一喻蜜房，其頌則曰：「世如蜜器，才如好蜜」。如指佛種，則其好蜜當在釀中，而未成蜜；而今此蜜即

屬現成。蜜所出花，則可言種，花釀成蜜，則屬其果。二喻糠米，米亦屬果，而非屬因。三喻金磚，金亦屬果，非由石變；佛果寶貴，不待別鍊。四喻伏藏。取出便是，非僅種子，須賴種植，開花結果，方可作用。五喻藤種，此雖喻種，本非無種，特非惟種不可。八喻完全喻果，而不喻種。如來藏中種子花果皆具足故。六喻寶象，則喻佛身，且堪受供，自是佛果，非僅佛種。七喻胎孕，如此胎兒五官百體皆悉具足。八喻像模，此模頭目手足鬚眉無不畢具；此可表示神通功德一切具備。是故八喻非僅喻種，兼喻佛德及一切果。學密行人，當具圓信。

八種喻佛藏（二）

譬如銅模，鑄出佛相，眉目傳神，百體圓滿；非如種谷，所生稻穗，兩不相同。如來之藏亦復如是，非僅佛種，一切德相無不具足。又如伏藏，一經掘出，除卻泥沙，全部皆是。卻非種子，藏在泥內，必俟雨暘，漸次發芽，開發結果，多諸經歷，然後結果。如來之藏，亦復如是，但異顯隱，不異原質。一切佛功，在乎開發，非是新造。如彼黑炭，其色外內，本來為黑，縱令多洗，亦不能白。又如胎兒，十月既具，五官儼然，分娩之後，

人形相同；非如種子，或為精蟲，或為卵子，先後各異。又如雲日，或在雲中，或在雲外，其日相同，其光相若，如來之藏，亦復如是。一切修證，非有所增；但離其雲，非別成日。此理不明，修證之道必致迂曲。黃教於此多不明白，紅教教義，號大圓滿，知所取法，可頓致果；正見圓頓，正行快捷，正果易顯。但信佛藏惟是具因，花果功德，當漸修習，如此見地，必致迂曲。見既不頓，行亦必遲，果亦必緩。智慧行人，應知所選。

八種喻佛藏（三）

《如來藏經》佛喻有八，向中有異，不可不辨。初金出土，佛種本具；金相裏物，莊嚴本具；金像在模，法教本具；貧人之喻，福德本具；貧女之喻，女性本具；菴果之喻，眷屬本具；糠米之喻，內義本具；蜜房之喻，密義本具；蓮花之喻，煩惱本具（註）。或有人言：如來之藏，喻佛種子，非喻全體，苟喻全具，何以修為？不知修者除其障也。達到無修，其體自顯。譬如黑炭，本來為黑，竭大海水，不能洗白。如來藏者，本來為佛。經中明言：與我無異，德相畢具。言假修者，除其外障。如白色衣受污，乃黑，但洗其黑，非增本白。果有頓根，了本清淨，不用修證，任運顯現，

誰曰不宜？

右列三篇同論佛藏。初篇錄自《茅蓬雜誌》民國甲午四十二年七月十五；次篇同年四月初一；三篇錄自民國壬辰十月念九。初篇總論八喻因果，非僅喻因；次篇詳辨，非惟因理；三篇分辨各喻本具，略有不同，故並存焉。

註：蓮花之喻，見化儀中。

民國庚子春健民志于五槐茅蓬

儲君喻密乘

譬如儲君，生即具足繼承王權。不如彼兵，從行伍起，班排連營，團旅師軍，以次立功，乃至能得取王代之，方堪稱帝。如是果位，密宗修法，方彼因位，他宗修法，顯然不同，頓漸自辨。儲君雖能速承正統，原亦不妨補足知識，如彼臣子以助大政，謂必先當歷經臣民一切困境，方可紹隆，則無此理。是故果位、禪密行人，先得其本。如獅子兒，其身其力暫不如牛，然已具足吞食牛相。既具本體，明空顯現。雖其定力不如世禪，然至力充，所超必甚。不可以其不如世禪而鄙視之。當知力充自可攝世。但求

體顯，不愁用遲。苦哉鈍根，圖他粒米，失卻年糧。當明體喻，捨俗就勝。

身廠喻離見

身之為物，在彼道家，則如模型，造出仙身；亦如耶教，上帝造人，以己為模。如在密法，須有身壇，然已昇華，轉為佛身。原有血肉轉為智光。此凡夫身，如彼工廠，借此造佛，而非模型，必如此身。果必如此，則二手人能成多手；一頭二目可能修成千頭千眼，其理何在？且在道家，精血汗液屬於七寶；若在密宗，彼諸材料，當再昇華，轉成智慧。其身見，執早已斷除，道家則否。其詳可閱《中黃督脊辨》。佛教行人，不除身見，兼學道功，鮮異外道。

鐘點喻空性

昔有一婦，課兒時間，指鐘字格，教以分秒，乃至鐘點；兒乃問曰：「如點分秒，亦既聞命；請問何處堪稱時間？」其母乃曰：「彼諸分秒，皆屬時間；離此分秒，別無時間。」空性亦然，佈在萬法，捨諸萬法，

別無空性。當其本定，不顯一切，雖有空性，如常寂光；及其顯現，亦非離性，而別有法。差別定中，諸法有空；根本定中，空有諸法。

音樂喻空性

一音樂家課其學子，初習風琴，惟示某鍵，為初「多」字，乃至「那、洗」，七字排定。學子既熟，隨侍其師，覓師所彈，於彼「那、洗」，亦可為「多」；乃至於「多」，可為「那、洗」。興疑問師。師乃教曰：「惟其如此，乃有異調。『多』不必『多』，『洗』不必『洗』；『多』既為『多』，『那、洗』隨之，未可一調。時『多』時『洗』。」空性緣起，亦復如是。惟其本空，是以緣生；生雖曰緣，法不互亂。明空性者，必了緣起。法無定法，故其性空，緣有定緣，亦不錯亂，故曰緣生。緣其定緣，而生定法，各有秩序，故知緣起必明因果；因果所生，一切法相各有定緣，不可錯亂。雖有定緣，而其性空，尤當切知，方堪修密。

光器喻空性

譬如光學，有光分器，其器圓形，而敷七色；當其速轉，則唯白色；及其靜止，紫藍青綠黃橙赤色分別明顯，而其本器，非有增減。白喻真空，七色妙有，此二無分，當親證之，非徒口頭。

防空喻依義

譬如防空。人已入洞，然多雜語，中有智者，責令勿語，諸人既寂，彼亦不責。敵機在空，無從探悉；洞中諸人安全渡過。彼責人者，以語止語，諸人依義，不厭其語，彼之為語，雖與雜語皆有音聲，然得此語，能止眾語，皆獲安全。吾人修行，亦復如是。以心觀心，以幻除幻，乃至特別以毒攻毒。如來法寶，所示異門，無非權巧。要能依義而不著語，要能善用，得魚忘筌，不可著法，膠柱鼓瑟，不可廢法，空談高調，用捨行藏，各自量力，不可自欺，亦勿自餒。

河海喻深廣

譬如山溪，觸目見底，有時枯竭。及流成河，則廣于溪；又流成海，

則廣于河。其廣與深，常成正比。海深于河，河深于溪。吾人修悲，擴大其量，遍及四生，漸次純熟，唯眾無我；悲量既廣，無我之慧亦以之深。是故《文殊真實名經》，以智說悲，在彼有情，充滿有情，恆順有情，愉悅有情。又曰：「大悲即是勝智。」又曰：「大慈即是無量。」唯深與廣，恆自回互。深能見廣，方是真智；廣能見深，方是大悲。

猿攫喻貪多

不知不知，是為愚癡；知其不知，是為童稚；不知其知，是入眠時；益知其知，心自得之。譬為猿猴攫取包栗，右取其一，挾諸左脅，而不違食；左取其一，挾諸右脅，亦不違食。右脅正挾，左脅者落，復取復落，只得其一，然後食之。少年學法，當求多聞，法門無量，發誓學之。及中年後，記憶漸衰，當知反約，固守其一。凡百其餘，會歸此一，別有所聞，集中此一；于此一中，精益求精，及其久遠，自可圓成。一即一切，無量誓學，亦正同的。又當知者，聞思為先，不嫌廣博，修證在後，單刀直入。聞思不修，及其時至必遺懊悔；聞思既定，當即起修，不必候其聞盡思盡三藏十二，方開始修，聞皈依已，思皈依善，當即皈依。劍及履及，豈必

通達三藏之後，方可皈依？

採蜜喻修樂

譬如蜜蜂，穿葉掠瓣，不傷妙色，直入花房，既吸其蜜，不滅其香，于無心中，雄雌花蕊，得以配合，而結果實。既結果實，蜂不取果，仍然往來舊日園林。如是我輩以禪修密，果果大乘，持明之士，遊戲人間，妙拈緣起，暗契空性，不壞因果而具禪悅。雖證無上大樂智慧，而不住著，長為人天最上導師；當明此喻，方知實踐。

翅鰭喻知行

知中求行，其知不虛；行中求知，其行不謬；不知而行，是為盲修；知而不行，是為具文；行中有知，是為經驗；知中有行，是為正觀。知行相輔，如牛二角，如鳥兩翅，如魚雙鰭，任闕其一皆不可也。

雷電喻同時

譬如雷電，本為同時，非先發雷，然後閃電；亦非先電，而後發雷。以聞者離，不在同位。電光速傳，雷聲後聞，光速音波，傳遞快慢，故覺異時。苟彼行者位與雷電，本住同位，不隔距離；則于發時，及彼閃時，了知同時。又于音響，回于山谷，發于我口，非口先發，而響後至；亦非貯音，因響乃回。我音彼響，原屬同時。譬如暗室，忽然燈明，非暗先滅，而燈後明；亦非電燈先行開發，而彼室暗漸次熄滅；當知明暗同在一室，明之所在，暗之所在，即暗而明，即明而暗，同時一處，暗不滅處，明不增處。吾人行道，當究此理。菩提煩惱，向在一處。空之所在，即是有處；煩惱起時，空性不滅；菩提起時，空性不生。了空合道，著有則背，非謂空有本不相同，實則同時，亦本同處。空有無二，即於有處，了其本空；即于空處，用其妙有。如是古德如龐公云：「願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又有訓曰：「恰恰用心，恰恰本無；恰恰無心，恰恰用之」。無之與用，本來同時。

蛾罐喻無死

譬如白蛾脫蛹而出，非是蛹死。譬如蜘蛛，脫全身皮，非是蛛死。譬

如祖師，密勒日巴沙罐煮麻，積久成膏，內結成罐，外沙罐破，內麻罐成。
一如銅模，內器雖成，外模非失。彼大行人，能修無死，內法身成，與外
色身，原無二致。如蓮華生舉體成虹，非肉身死，而虹身成，即彼肉身，
化成虹身。當善效法，勿拘死見。紅教之中，有化光法，七日成佛·香巴、
噶居有無死法，皆基于空，而成妙有。永為人天，大導引師。

出離類

秋葉喻無常

譬如秋風捲起黃葉，飄颺半空，非不得意！倏然風止，猝然墮地。勢
必如此，何不早離？先著春華，到秋成實。

早禾喻早熟

譬如早禾，決定早熟；譬如遲禾，決定遲熟。譬如印度，母愛其嬰，遍身塗油，令健肌膚，易抗風寒；嬰身尺餘，日夕塗油，及其長大二三歲餘，不須再塗；乃至成人，高七尺軀，其膚得油，早已遍滿。塗之既早，能省油量，其抗風力，長大更強。若待成年，塗油既多，抗風力弱。吾人發心，惟恐不早；發心得早，出離必早；出離得早，上道必早；上道得早，證果必早；證果得早，度眾必多。

上塔喻道基

譬如坏土，漸積邱阜，乃至高峰。下愈堅固，上愈平穩；上偶落土，無傷全體；下苟小崩，全峯皆頽。三乘教法亦復如是。小乘不固，大乘不立；大乘偶闕，無傷小乘；小乘不具，大乘必墮。又如高塔，最高一層苟有破敗，尚易修葺；最下一層一經崩拆，其上各層掃數崩毀，無復存者。小乘之中，以戒為基；大乘《涅槃經》中明言：「佛善逝後，以戒為師」。其他無常乃至出離，小乘要法，實大乘基。寧闕大乘，毋犯小乘。小乘不犯，大乘自生。密勒古德口訣有三：「低處修時，高處可到。」所謂低處，與小乘共。「緩緩修時，快快能到。」求速其乘，反致不達。「單

人修時，雙人能到。」所謂單人，謂能出離。統考史乘，諸大成就祖師傳記，皆以小乘基礎穩固，故能成就最上乘果。

學藝喻離家

譬如學藝，離家就師，父母揮淚，兄弟惜別。既到師家，初學僕役，洒掃洗滌，炊爨瑣事，明知無味，不能不行。一年半載，方習正藝。幾經打罵，幾經試驗，重要訣竅，猶未入耳。往往三年辛苦而後，猶須參訪，方成一藝。當三年中，或聞母病，或報父喪，或聞兄弟別遭患難，不能不忍；以成其藝，方可言旋。世間小藝，尚且如此；出世大法，尤當出離，期以長遠。試觀縫工，或彼篋匠，無關玄理，不成大業；然亦必經三年出師。于今我輩欲斷輪迴，其自來也，杳杳無始；其積習也，淵淵無底；其奔放也，滔滔無休。投鞭斷流，談何容易？不早出離，何能擺脫？不求久遠，何能清淨？常思世人，但精一藝，猶須三載；我今大事，宜早出離，盡其一生，永不退轉，方克有濟。成佛作祖，基礎在此。

採樵喻脫累

譬如二女同出採樵，一主一客。其發山歌，惟客為先，主或隨之，或竟不隨，此何故耶？理乃在茲：其為客者，出離家累，離猶採樵，出于利他，非如在家，乃同苦工，既得出離，心境寬鬆，安樂油然，接近自然，乃不禁歌。其為主者，心境反是，是故出離能增法樂，與法相應，甘于利他，亦復精進。

哭子喻修悲

譬如藏俗多用火葬。孤子晨死，老翁備火，及午焚之；誦經祈禱，乃至事畢，靜處回憶，悲淚始至。初修行人，八風難守，近事同人，惟多爭端，難生大悲；退居深山，思維眾苦，反能生起無緣大悲。譬如多子，乘老父逝，戶尚未冷，亟爭遺產，于死時父，不能悲悼，惟起貪瞋。此猶行人未得湛定，進退八法，但以惱眾，亦不自利。故初修者，首重出離，大乘基礎，方可樹立，密法證量，方可獲得。

雨量喻出離

譬如盛夏旱魃為虐，才得片雲，偶降雨粒，被風吹散，東落一滴，西落一點，才近乾土，便不見水，難望入溪，遑論匯海。此如行者多諸雜務，未經出離，無能專修。若已出離，則如春雨，連朝綿綿，以溪以河，以汪以洋，相續直注，成圓覺海。是故行者如未出離，雜修十年，一曝十寒，不如行者已經出離，閉關一七。離魔障故，離間缺故，離染污故，相續生故，相續住故，相續成故。是故有志密宗行人，當早出離，長遠努力，決定一生便證佛果。

野鼠喻離害

譬如野鼠但棲松林，不入人家，貓不能害，器不能陷；譬如游魚但隨清波，不吞人餌，終必歸海；譬如馴鹿，已負重傷，但逃深山，終不近人；譬如大獅臥動物園，雖常食肉，不用辛勤，然終不歡，憶在高山逞大雄力，一切自在；今被人愚，恨不速去。如是智者不貪世欲，不親暱好，不樂俗味，常念傷痕，直取法身，作大獅王，亦復如是。

野干喻頓出

譬如野干乘夜入廚，既飽于肉，悶滿困眠，天曉未醒。童僕驚告，家人臻至，野干詐死，家人共議，父欲得耳，試截不動；兄弟相爭，欲得手足；女欲得勢，母欲得心，嫂欲得牙，僕欲得尾。野干自思：截耳既痛，尚得保身。苟取其頭，豈不喪命？不如奮起，萬一得逃，豈不全命。乃一躍起，頓脫于廚；家人驚追，已不可及。從此逍遙，慶幸不忘。如是行者，貪著家庭，惟圖得財，滿家人願，慧命大事置之不理。順父之囑，則失其耳；念母之愛，則失其心；貪妻之柔，則失其勢；愛弟之恭，則失手足；妯娌相妒，則失其牙；婢僕相隨，則失其尾；死而亡悔，則失其頭。一躍而出，頓然出離，不顧一切，則自全身，而亦護家，如文佛然，豈不美哉！大論所喻，別有四喻：生不修行，如失其耳；老不修行，如失其尾；病不修行，如失其牙；至死不修，如失其頭。如是四喻，皆不肯修，生老病死，徒然虛度。所圖之財，至死未遂，世出世法，兩兩失之，大可悲哉！此中所喻，專言出離，實為重要。果能出離，生不虛生，死不枉死，要在頓出，勿候時機。

拔刺喻苦勸

譬如牧童赤足山行，踵為刺傷，其尖深陷。請母以針挑出其刺。母心大慈，針不敢入。眾皆謂曰：惟惡人心方能深挑。其父旋至，深入針口，頃刻挑出。眾皆誹之：其心大惡！兒初感痛，挑出大快，心感其父，甚于感母。行者亦然，其人深陷幻化世網，不肯出離；苦勸令出，言三金剛：前為忍辱大金剛王，不顧父母；後為無慚大金剛王，不顧妻子；中為智慧大金剛王，堅住空性。彼不能納，反唇相謗，謂我惡毒。及其既離，身受法樂，九代祖先，乃至六道四生父母，皆蒙利益，得以超昇；始信前言，毒乃甘露，但恨飲遲，不嫌毒辣。歷代祖師作育弟子，其深愛者受苦益多。諦洛、那洛、麻巴、密勒史事可徵。古鑑昭然，何當末世，能忍行此，初勸出離，已覺太辣，哀我苦心，惟有飲泣。

戒律類

四種喻毀戒

佛對比丘說波羅夷，毀有四喻，義謂摒棄，如彼朽木，然其含理，亦通餘戒，縱許重受，亦宜嚴持；厥四喻者：諭如石破不可復合，如樹斷根不可復發，如人已死不可復活，如針穿孔不可復穿。

草鞋喻犯戒

譬如草鞋，一著泥沙便不復淨，任河淨穢，不復簡擇，任足而行，草鞋不顧。又如處女，初甚含羞，處女膜破，不復知羞。故于戒律當慎之始，如聖潔女始終貞一。勿恃重受，謂可還淨，姑偶為之；勿謂可懺，失之輕易。昔有木匠，於建高塔，譏評過高，及其既成，自知懺悔，乃以工貲掃數購金，製一金鈴，懸諸塔上。其後果報五百世中，雖有妙音，終不能免侏儒醜陋，如是故實，當慎思之。凡作佛事，盡力莊嚴，當為施主，盡量培福，不當為彼專圖省錢。

取捨喻心行

譬如用膳，擇精捨敗；譬如購布，擇美捨惡；譬如行路，就平捨坑；如是識田，善惡並具，當存正念，令其相續；惡心所生，立即斷除。與念舊惡，不如念恩；與思邪僻，不如畏墮；與念凡愚，不如念佛；與傲于眾，寧仰于佛；與貪凡樂，寧貪法喜；與抱恨人，寧憐憫眾；與羨世間，寧樂出世；與厭生死，寧思精進；與攀未來，寧乘現時。如是一切當善取捨。膳可再易，布可再購，心行既造，不可追改；識田之中，永留痕跡。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識田之污，不可免也。心行之始，當先慎之。

機鬆喻熟溜

念誦觀想至極熟時，每不經心，成熟溜病。譬如無心聽留聲機，意緣他事，機關已鬆，聲不得力；念誦亦然，口雖溜過，心緣他事，疑有所益。譬如電影，雖在開演，自視觀眾，雖演未見，觀想亦然，意觀熟矣，兼緣他務，何能得力？是以行者于起初修，頗有感應，及其嫻熟，反不如前。無般重心，是熟溜病。如編草鞋，編上一層，拉緊一層，著著得力，自易成功。又如繡花，一針已過，一針靠緊，絲絲入扣，自易成功。道上行者，幸體此意，一鞭一痕，一擱一血，但常檢點，莫令滑過。

銀錢喻小善

譬如銀錢，積分為角，積角為圓；捨彼分角，何來整圓？不希小果，就果位言。其意非云不積小善；小善積大，此道位言。常見行者既得大法，便輕小善。焚香禮拜，似不屑為；佈施持戒，亦不重視；善心好願，譏為具文；捨大神通，別無希求，此殊大謬。此等行人，往往中斷，為魔所乘，天神勇士，不欲守護，殊可惜也！

薪濕喻造罪

如彼積薪，久暴在坪，忽遇暴雨，雖不崇朝，一過全濕；欲復前乾，當經多日。臨入灶孔，猶懷疑貳，謂彼曾經大雨所淋。吾人造罪亦復如是。春風一度，樂不半刻，懺以百日，仍恐難淨；白圭之玷，南容三復，勿恃可憐，輕率觸犯。常時痛念，樂時不多，苦時大長，忍此小樂，就彼大樂。死守善道，最為切要。

天火喻忍辱

譬如有人，仰首唾天，夫未及污，反墜其頂。又如以火，逆風燒天，天不及燒，逆風自焚。吾人于彼，辱我罵我，一切仇怨，當如是觀。于彼火唾，了知無性；于我受者，了知無我。量如長天，終不受之。于彼自唾，或自燒者，當憐憫之；以德報怨，達摩所示，何不實踐？

小蚤喻小惡

譬如掃地忽略角落，積久塵堆，能藏小蚤，塵雖在角，蚤躍于床，擾及胸腹。如是小惡，積久罪大，能令墮落，受長遠苦。勿以小惡而可放肆，一角一落，當令心田打掃乾淨。勿以小德而可出入，勿以小事而可糊塗，杜漸防微，乾乾戒懼，最為切要。

扶靈喻小心

譬如鄉俗，當其出柩，必用小童，坐于輿中，以扶靈牌，或三或四，乃至八人。原以抬靈，非以抬童。如是小童，但當小心翼翼扶靈，豈可誇耀，我具功德，多人抬舉。如是行者亦當自知，幸蒙護法暗中扶助，必自

反省。我本無德，如彼小童，因信三寶，乃蒙護法嚴密防衛，各方張羅，彼乃護佛，非以敬我，但感其恩，而深信佛，依佛法修，以報以效，勿引為慢，徒增罪愆。若夫起分，所修佛慢，以杜劣卑，非以驕人。是以蒙母，未證瑜伽，而持密慢，必招粗罪（註）。能了此喻，自伏慢幢。

註：蒙母，義即粗罪。

愛慕喻力行

譬如關鳩，寤寐思服，乃至輾轉，必欲配德。譬如戀愛，既愛其人，亦愛其愛，初雖被拒，思維求之，凡有條件，無不具備，殷勤將事，終必得之。今求佛果，亦復如是。當思成佛，一切戒條，必須全備，如何能感諸佛護念？如何能荷諸佛咐囑？當善思維，惡勿犯之，善勿忽之，佛所愛者，唯是眾生，大悲利眾，當無疲倦；佛所惡者，唯是罪業，淨除宿業，當力懺悔。盡所有量，如所有量，日以繼之，年以積之，佛道自成。

少女喻道基

譬如少女，面貌紅潤，小巧玲瓏；深究根底，母有肺癆，彼少女者，內伏傳染，不久必發。吾人行者道基不穩，由得高法，遽爾試修，兼呈慢心；天魔乘之，小有魔通，便以為德，乃至謗師，所集善根，不會正道，終為魔眷。故當厚築一切戒基，嚴治慢心，常念無常，多處蘭若，積德累仁，不斷自檢，果蒙咐囑，然後宏法。則如美女本出名門，身世清白，相貌圓滿，若父若祖，皆無惡疾，乃子乃孫，必蒙福利。

各種喻小患

熟溜為病，其事雖小，其害實大，不可以小而遽忽之。如彼身病，小患不治，久則難醫。曾寫一文，歷舉各喻，撮合如次：大痛易止，細癢難禁；生盲可換，沙眼難療；明癱易治，暗痔難癒；瘡口易合，血毒難清；藕節易斷，細絲難脫；猛虎易防，跳虱難擒；巨盜易剿，家賊難除；當以快刀，斬此亂麻；當用重典，治此亂世；連根拔除，方可成證。勿以小患而害大事！其詳可閱《曲肱文集》。

拔釘喻新犯

譬如拔釘，釘雖拔出，孔不復滿。譬如痘瘡，痘雖已脫，麻點永存。譬如滌油，油雖已脫，其跡猶存。譬如生瘡，瘡雖已癒，其疤猶存。譬如溺器，其溺已傾，其臭猶存。吾人守戒，須慎之始，一經破犯，雖可懺悔，非是原真。初次不守，二次三次乃至百次，更易違反。如彼下劣毒密祖者，自謂如彼，已食蒜者，食一瓣蒜，既已口臭，食多瓣蒜，亦惟口臭，謂當全食，不顧口臭，如是劣喻，蓋由輕率。有初犯罪，乃連及餘。是故當如彼好處女，最初能守，堅拒邪誘，從此堅持，永保貞良。如偶一犯，則從此後，不易再守。是故儒家杜漸防微，慎始慎終，豈有佛家，尚可忽之？

拭盤喻淺懺

譬如庖人，素性好懶，不暇整潔，蒼蠅常集，鼠虱咸擾，溝水腐臭，杯盤狼藉。一日，主人將宴貴賓，誠此庖人，務必清潔。每盤捧出，惟拭其邊，光潔奪目，盤底污穢，與美味混，貴賓不覺，蠅曾集處，已沾霍亂，猝死于此。如此庖人雖拭其盤，所用拭巾本自不淨，盤之邊緣雖小得淨，

未能根治，理溝防蠅，沸水浴盤，內外拭淨，常加洒掃，令不來虱；黠鼠偶至，必塞其穴，令難再入。不此之圖，不惟害己，亦且害人。吾人造罪，欲求懺悔，隨口誦咒，而心不誠，不知罪性本自空性；如不理溝。知心本空，必不造罪，常住性空，誰造誰懺？于罪緣起，業果不壞，不能堅信；如不信蠅能傳霍亂，任其飛行。造罪魔緣，隨時牽引，與己煩惱，亦正相順；如不塞穴，隨鼠亂行，乃至鼠疫，亦不顧及。忽遇善士，誠以當懺；如彼庖人，遇主訶責。強解其意，糊塗誦咒，無殷重心；如拭盤邊，何可防疫？而謂多懺亦無用處，寧有此理？是故行者住體性空，常不造罪，是最上策。了緣起相，雖幻而有，未證空性，引幻生苦，而實受之；因既不空，果亦實受。當怖業果，生殷重心，永不復造。已造之罪，迫切發露，涕淚至血；如以沸水，而浴其盤，縱有細菌，得此全免。願彼行人，如已造罪，當如此懺，皆免惡果，善莫大焉。

良莠喻異熟

譬如稻田，良則得穀，莠則得稗。不因穀多而可免稗。譬如麻子，不忍面癢，搔之成痲，不因餘處無有麻點，而免麻號。吾人識田，善惡種子

各自成熟，不因善多而免惡果。俗士淺見，謂可折減，善惡同作，私自思量，將此片善消彼巨惡，是為不智。聖者遺訓，惡小勿作，況大者乎？昔唄比丘，梵音清妙，形極醜侏。佛示緣起：曾作工匠，于造塔時，頗詆太高，乃成惡業。高塔既成，自知有過，以其工資全部購金，而造一鈴，懸諸塔頂，以求救贖。鈴乘風響，其音極妙，因致兩果：梵音報善，形侏報惡。不因金鈴而免侏儒。此屬一事，尚不能免，若屬異事，妄欲希冀，以甲抵乙，決不可能。宜體此意，雖小勿作。

供酒喻履霜

譬如巖處苦行頭陀，五戒清淨，曾未逾越。某日，女來求與野合，乃峻拒之。女不得逞，乃攜羊來，並供美酒，跪地求曰：某家鄰居，藏有多寶，請殺此羊，相與一醉，乘夜盜之，一生受用，遷地同居，誰其知之？其僧不許。五戒齊犯，何可修行？其女佯言：苟不一為，即以屠刀而自殺焉。其僧思維，勿逼自殺，且宜從權。五戒之中，惟酒為輕，乃許飲酒。其後女悅，白餽美酒，乃致成癮。醉後無狀，初淫其女，繼殺其羊，終乃盜寶，與女遠逃，佯稱本富，五戒犯盡。如此觀之，酒戒一犯，餘戒齊犯。

如彼履霜，堅冰漸至，不可不慎。或云：古德如薩拉哈、夏哇縷巴皆曾飲酒，是何以故？彼等大德，真大成就，於酒不亂。如薩拉哈吐酒成乳，全無酒氣。夏哇縷巴酒杯中物，全部變乳。獅子跳處，犬跳自殺。

刷牙喻懺悔

刷牙之次，但見白泡，不見牙穢；豈牙無穢，特為白泡？此可以喻懺罪之理。過則當改，勿憚為之。

擦物喻多懺

以灰擦物，當其擦時，較前更黑，然決不可以此灰心。徹底擦清，再以水洗，則必復白。此喻懺罪，當其懺時，或更見災，然不可以因此灰心，當努力懺。

大赦喻事懺

譬如大赦，其恩雖大，其遇極難。又如贖金，但與罪等，即可放贖。

此二喻彼理、事兩懺。理懺雖高，且屬智慧，一懺永悔，然非證得空性行者，其量難到。如彼大赦，其遇極難。事懺雖低，惟屬福德，將功抵罪，雖不徹底，現前獲效，乃如贖金。是故行者當自揣測，不可自欺，徒知其理，謂即已懺。如彼禪匠，呼將罪來，罪不可得，乃至懺盡。此在見地，暫許當理；若忽此心不能住空，不可得中，其罪依然。覓罪不得，當證空性，方為不得；惟知此理，不足為據。又如密宗修大手印，謂我諸罪法性光中，懺悔罄盡，反躬自問，心已安住法性空否？已曾證得法性光否？若或未然，豈可誦句，便算到量？常見行人，昧于理懺，忽于事懺，業果熟時，無由避免，大為可惜，故切此喻。

啟請類

慈母喻佛祖

啟請之次，忽得一喻，謂母巨室，聞我哀求，縱不賞給，苟得一面，

責其無賴，亦足大慰。思次嗚咽，悲不可抑，如《楞嚴經·大勢至章》，如母憶子，如子憶母，如此啟請，安得不應？

箏丸喻承恩

譬如風箏，細線薄紙，無翼無力，然能高飛，承風之恩。吾人凡夫各具宿業，身、口、意三皆屬不淨，然而結印、持咒、觀想，以感佛威，亦具大用。故當啟請他力加持，幸勿自餒。或竟成佛，亦勿自驕，以為由己。亦勿疑貳，以為無用。專求大通，略此小事，皆不合理。佛力加被，漸自成就。見雖當頓，行必由漸。譬如鐵丸，落水便沈，加以佛慧，製成巨艦，反能浮運。不可自輕，不可捨佛而不啟請，不可自驕而不求佛。當其初學，善求他力，亦不自輕；及其得成，能用自力，益知感恩。香巴加居一派作風：啟請一事，為一加行，與餘加行，皆極重視。

友愛喻佛恩

譬如二人同居一舍，各安一室。甲好外出，每多脫略，門窗不閉，信

宿不返。乙好安居，不樂多遊。每見甲出，必代關閉門窗戶牖，極其友愛。因此甲至，常覺氣悶，不得通暢，反覺彼乙，無乃多事！至于謹慎未嘗失物，則不自覺。乙乃愛彼，甲實不知。吾人于佛，亦復如是。殷勤周密，無始無終，常將護我，常憶念我，常加被我，常庇佑我，我不自知，而于其戒，每多厭倦。如是行者，每謂佛力，無能加持，實為愚癡。當常啟請，則易發覺，佛力加持，甚于友愛！

拳印喻師恩

譬如拳法，載其動作，章句累累，尚不準確；一經師示，既準且易。譬如手印，誌其結法，五大十度，各有定指；輾轉描寫，未若圖示：一蒙師結，較圖更準。圖已離字，如師攝影，此圖此影，皆出師身，非同章句。是故密宗，兼倡依人，而不惟法。密勒棄師，而依其徒，得法相同，修證難成；回頭依師，所修同法，乃有異感。此則加持，功德不同，因緣結合，亦自有異；不可執著顯教所云惟法是依。當知背師，必難如法，故當啟請上師加持。

老犬喻佛徒

譬如老犬與主同遊，偶一失意，主故藏匿，犬必倉皇，如失所恃，四方張望，繼乃慌張，各處奔尋，不欲得食，但求得主；主未遇時，不遑寧處。凡夫亦然，無皈依處，而猶惟貪功名衣食，不入佛門，不能復歸本具佛性、本具佛土，而能自安，愚勝于犬。是故行人當如彼犬，偶失其主，殷重啟請，務必見佛，務必得師。昔者祖師夏哇縷巴徒祈請不勤，故藏其身，經久不見。其徒米吉日夜祈禱，涕淚不止。忽一日間，師近身前，大喜欲狂。今日末法，無德之師，不怨徒弟內心行持，但圖供養，鮮如祖師；而其徒弟對於上師，亦以世俗眼光視之，不能如法殷重啟請，故少成證。當知此喻，宜勝于犬，所求更大。

雞等喻報恩

譬如母雞于生卵後，引吭而歌，徐步向主，如有所言，已為生卵。譬如家犬于主睡後，不須慫使，自知防賊，以衛主人。跪乳之羊，反哺之鴉，彼雖畜牲，猶知報效。吾人行者仗三寶恩，受人佈施，苟不精勤修法供養，

令三寶教由我增長 培施主福 乃至成佛 由我成全。則將何以無愧于畜？

行持類

齧縮喻無常

譬如牙床，及年逾壯，齧根萎縮，自照其影，反覺牙長；又如明燈，當其將滅，燄忽高焱，經此一度，即趨熄滅。此喻人到四五十歲，偶得健飯，便覺長生，暗存常見，遲不出離，殊可哀也！密勒師曰：無常之門，一切行者當先趨入；不念無常，必難出離；既離不念，不能精進。行持之首，當念無常；古德同讚，末世輕視，殊為顛倒！

花絮喻聚散

譬如花絮，當其在條，團團圓滿，如一強球；及其時至，秋風颯颯，

先後飄轉，各散一方，永不復聚。如是家庭本亦無常，縱教美滿，亦不能久，當思遲早終必分散。應念無常，從早出離，各謀歸宿。

錢等喻供養

供養之緣，輾轉無盡。譬如銅錢，初入曼達，供之佛前；次出此錢，購鮮牛乳，又供之佛。供後自飲，即供身壇。或化為尿，以咒加持，供穢跡尊。見挑糞出，復發勝願，供之土地，以為菜肥，報眾生恩。他日得菜，又供佛前。如上輾轉，無有窮盡，無非銅錢。以心無盡，供亦無盡，如能配合十玄門觀，一多外內，十方三世，芥子須彌，帝網重重，更為莊嚴，而彰無盡。道位行人，不可不知，欲得其詳，請再另讀《十玄門觀》與《密宗論》。

歌舞喻隨喜

譬如尼國每逢新年，歌舞街坊。旁有觀者，見色聞聲，亦自歡忭，其手亦舞，其足亦蹈，其歌相和。吾人隨喜一切善行，亦當如是。譬如西藏

大寺，僧眾多者近千。大鍋熬茶，當其既沸，復參冷水；冷水後至，隨先沸者，亦與同沸，而不費時。隨喜人善，與自作同，而費力少。然未修純，每不隨喜；必先自行，然後見彼修善行者，自然隨喜。故不隨喜，匪惟無益，由此亦見彼于善行自修未純。譬如歌舞，苟不自知，見人歌舞，何能同作？世忽隨喜，故近取譬。

上學喻行道

譬如兒童上學校去，一路遊玩，自然便到；彼心不愁，何不速到。道上行者精進過度，持心太緊，每愁不到，反致中斷；當憶此喻，徐徐前進，自然到家。譬如乘船將赴某地，擇船既穩，購票無誤。既上船矣，閒觀風景，以時興臥，時日路程配合如常，可以預知何日到達，飲食宴樂，以俟其期，不用憂焦無到家日。船者大乘，票者資糧，風景云者，一路化城；興臥二者，晝夜瑜伽；飲食等者，休息長養；到家云者，證佛陀果。

多種喻止觀

止如扯草，觀如鑲刈；止如掃地，觀如除糞；止如布揩，觀如水洗；止如水浸，觀如火熬；止如敷藥，觀如開刀；止如按脈，觀如驗血；止如灑金，觀如火灸；止如用繩，觀如用鏟；止如剪髮，觀如拔刺；止如器械，觀如兵仗；止如平立，觀如發箭；止如服膩，觀如投藥；止如調金，觀如造器。此《成實》中，分別論列。若就拙見：止觀雙運，止如日出，觀如光照，二者同時；止如有間，觀如無厚，其得全牛，亦同時也。止如蓮花，觀如金剛，雙運大樂，亦同時也。

各種喻機教

譬如小孩，授以利刃，此固不可；譬如懲羹，因而吹_乖；譬如受噎，因而廢食；此亦不可。初入佛門，不治經典，不習戒律，一步登天，遽修密宗，而取無上，乃至事印；此乃小嬰食刃頭蜜，鮮不傷口！若已明經，而趨出離，能護戒律，未得湛定；已逢密宗，後後深入，自知非是；前前補充，亦正可期。豈宜遽捨，廢後就前？失之自餒，則若吹_乖，亦同廢食。

火候喻緩急

譬如花生，用大火炒，過急過猛，則必燒焦；或火候好，及時不用，貯藏不慎，風濕浸之，必不鬆脆。行人用功亦復如是。不可過急，不可過緩，乘時而晉，綿綿密密，中斷之魔，未由入矣。

水管喻三乘

譬如樓房，上下三層，水管直通。下層開管，上層無水；必經下層，方達上層。下層不閉，上層雖開，亦不來水。如是三乘亦復如是。不經小乘無常出離，難到大乘大悲空性；不經大乘，難到密乘事印大印。已到小乘，不捨小乘，難到大乘；已到大乘，不捨大乘，難到密乘。如彼步趨，前步不捨，後步不進。然非所過已廢前功。譬如十里，已行九里，非為無功。不捨九里，難到十里。此中所捨，當善了知，謂不膠柱，堅住此位；然非拋棄九里之程，枉計十里。以後能攝，以前曰捨。如在密乘，非無出離，非無空性。謂其能攝，出離空性，不宜再住，假名曰捨；但就位言，非就質言。

賽跑喻進程

譬如賽跑，其運動員非能驟增萬米長跑。當先練習百米賽跑，乃至千米，然後萬米。非可捨百而能得千，更非捨千而能得萬。吾人修法，當明次第。先證無常，始得出離；既得出離，始能精進，亦可持戒，漸趨定慧。今諸世人聞有定好，不顧前行，直接習定，每遭魔障。又如小兒，角其石子，從簡至繁，動作各異，簡易既熟，巧妙乃生。今人學密，先求大法，不肯循序學習加行，故少有人能得成就。

數學喻志行

譬如高小擅算術者，能于難題，就算術解。彼中學生已習代數，荒疏算術；用代數法解其難題，功效甚快。然有人焉必強限制，不肯用彼代數方式；彼雖能解，然較高小學生為慢。如此不能遽加論斷，被中學生不如小學。吾人修法，志在成佛，取密宗法即身成證，較之小乘自為更難。就其小處，如定力言，求如四禪尚不能及；然不可以遽輕其志，就小忘大，改弦更張；要在守志，念念向上，著著補闕。在彼當人，自應細檢，前行

未穩，當求補充；在我旁人，不可輕毀，當加隨喜，其志高大，亦相勸勉，其行精進，正如斯喻。

煙癮喻定時

譬如芙蓉，何以成癖？偶爾玩味，終不生癮。聞諸彼輩言其要害，謂苟吸之日有定時，則易成癮；苟不依時，吸數雖多，時間錯亂，今日朝吸，明日暮吸，非歷年所，不易成癖。即此可喻吾人修持，當有定時，方可養成良好習慣。在家居士，當定常課，或朝或暮，務有定時，切忌零亂，朝三暮四。苟有定時，修習之量，易由修生，轉成自生。修生謂之加功方生，自生則能自然而生。自生純熟，事半功倍，所得之量，鑄諸心版，夢中死後，皆不磨滅。

渡船喻回向

譬如舟子，渡人彼岸，先來此岸。又如射箭，張弦向己，然後得勢，以射出之。吾人修行，最重回向，亦復如是。回眾向佛，回佛向眾，于眾

生前報諸佛恩，于諸佛前報眾生恩；于眾生前顯諸佛慈，于諸佛前代眾生求。回已向眾，回眾歸己，設身處地，為眾代苦。攝他為自，令眾如己。已蒙佛恩，回施于眾，眾受己勸，總歸菩提。回字為文，內外二圈，篆體作，中邊圓通。依禪門理，這邊悟了，那邊修法；依華嚴理，理上通達，事上圓融，理事交契，事事無礙。回此向彼。即二離二，非僅順口唱喝而已！能除我執，能圓大事；智者于此，當三致意。

服藥喻除障

譬如服藥以治疾病，要在明醫，藥病相應，既決定藥，但如法服，不可輕易。病有淺深，藥有輕重；或用一劑即可奏效，或須多劑乃能盡除。未及其量，遽爾更換；甲藥才換，乙藥復疑，如是丙丁，終不能濟。此喻行人遇有障難，當就明師，治之以法。無擇法眼，無到量忍，舊病未除，新病復生。如遇明醫，已定奇方，不能如法如量多服，改弦更張，總不中的，反怪醫藥無有效驗，殊可憫也！

煙斗喻莊嚴

譬如世人嗜阿芙蓉，雖屬不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然于其槍，必加莊嚴。象牙槍身，玉石槍斗，燈盤煙盒，皆極華貴。又如世人嗜茶喝酒，各就其器，特予裝璜。彼西藏人打酥茶筒，環以金圈，釀以松耳。所為何事？因重其癖，而寶其器。今密宗人所重在法，所用法器，亦當盡力極度莊嚴，尊其法器，即寶其法。若貧寒者，以法自嚴。印度大聖唯一木杵，西藏密祖唯一沙罐，又當別論。不可以富，借此自文；當隨貧富，定所宜行。儒家所云：素處貧賤，行乎貧賤；素處富貴，行乎富貴。佛法亦爾。

精進類

煮茗喻相續

譬如煮茗，當其正熱，忽然熄火；及乎熱冷，燃火復煮，又當從頭再熱方沸。譬如打鐵，當其熱時，不努力打；及乎既冷，又必入爐，然後再熱，方可再打。是故佛功亦復如是。長期閉關，精進努力，雖至病魔，亦不中斷，方可如量剋期證得。

石頭喻多磨

我朝印度靈鷲山中，居留一寺，預備閉關。緬甸僧創寺已廿年，往來香客，多宿于此。寺角石版上有石頭，用便香客磨花椒等一切香料。余取此石，僅見半圓，底面已平，且多小孔，如花椒大。年久人多，所磨難計，故爾如是。人非木石，真智具悲，切磋琢磨，終必變質，如彼所期。有志行人，磨礪以須，當如此石，堅定之中而能變質。或移其位，不被人磨，或雖不動，而無人磨，如此頑石，終不能變。是故行者當矢其志，如石不移，當盡其力，如石常磨，白積月累，終必變凡而成佛果。

屎尿喻勿間

吾攸有諺：「屙一次尿，趕得大叫；屙一次屎，趕得要死。」此言行路與人偕往，屎尿等事，當先料理；一經上路，勿以小事輕落人後，及其欲追，已覺太晚。吾人修行，見賢思齊，如不及焉，寸陰是寶，尺璧當競；寧可徐行，不可暫憩。如彼龜兔——兔雖輕捷，因睡後至；龜雖笨重，無間先登。

癆瘧喻間斷

長遠專修，當存耐心，不求速效，直至于死，必無悔焉。當如肺癆，隨醫隨咳，不死不活，一直拖延，至于時至。不當如瘧，時冷時熱，旋進旋退，熱則太過，冷則不及，乃至中斷，盡棄前功。

上進喻精進

譬如求學，高中畢業便令餬口，亦可贍養乃翁乃母，然其學業不能大成。苟升大學，入研究院，留學各國，登峯造極，必經年所，方堪如願。當其進展，不惟無以仰事俯蓄，亦且常賴國恩家慶。比之餬口于高中後，

太似遜之，及其一舉，天下知名，回思窗下多年辛苦，終不唐捐，比之高
中，何殊天淵。吾人發心即身成佛，不希小果，期以長遠，當體比喻，三
復思維，策以恆毅，死生以之。

風箏喻進退

譬如風箏——乘風放線，觀其遠飄；有時放線，令其再高；一放一收，
愈遠愈高。吾人用功，有退有進；但不中斷，退亦為進。氣功行者，每易
進步；當其脈縮，亦見退步，然不可止；善憶此喻，鞭辟入裏。

嬰肥喻精進

譬如嬰兒飲乳發胖，及其稍長，身體堅實，而反不肥。譬如紙鳶，初
昇乘風飛騰奔放，及到高空反覺不動，而實更高；但見線盡，不見鳶飛。
吾人用功，或專大印，初見明相，頓覺寬坦，及其久住，轉覺平常；實已
進步，不宜疑貳。譬如入廟，見四天王，初甚驚奇，居廟日久，不復再驚，
非不再見。或修氣功，初見光影，十分奇異；後經萎縮，實已深入，不可

疑貳。但當檢因，總莫愁果；心坎要言，讀者審思。

身大喻功深

譬如人身漸次成長，察以日月，則覺如前；積年累紀，迥然大異。然年與紀，積之時日，非頓然生。吾人工夫，但持以恆，日月不斷，年紀自大，勿求速效，勿希小果。即生不成，生生以之，但當堅持一刻不懈。積之百年，自可樹人；揠苗助長，適以槁之。

視秧喻考功

譬如視秧，不于日中數數往觀，必隔宿焉，晨起一察，于是信宿，使覺蔚然。吾人考功亦復如是，不于短期數數求效，積之久遠，自覺不同。希求神通，未顯便疑，當體此喻，但耕因地。

山洪喻相續

吾人用功，當求相續，綿密不斷，長遠力生。譬如山洪，夜沖百家，

猝不能防，力不過山；屈指數雨，才二三日，特其相續，曾弗間斷，乃能有力；積百年雨，間斷而下，無力成災。又如出精，七日一次，數十年間，不見致死；于一次中相續流出，不半小時精盡而死婦人腹上。又如吐血，年吐數次，數口而止，年年如是，及老未死；若其相續吐一小時，血盡而亡。一小時力，甚于數年，皆因斷續，致力懸殊。譬如閉氣，能持分鐘，積數十次合數十分，不能及彼于一次中能持兩分所生氣力，遑能及彼持三分者。故經定量，一分為下，二分中品，三分上品，皆就相續而言其量。是以行者或閉關修，當令相續閉滿六年或十二年；其他零碎偶一閉關，前後合計雖過十年，不如相續閉關三年。若不閉關，惟修心地，尤當綿密，令無一念離薩波若。是為心閉，勝過身閉。萬勿自欺，蹉跎歲月。

老店喻長修

譬如老店，厥祖及孫相續經營，古今上下，盡其主顧，代代讚美。達仁堂藥、百老匯肉，久遠經傳，不脛而走；子孫雖絕，他人得其碼頭續開，全家生計皆利賴之。吾人身體，原如一店，各項修持如彼經營，長遠不斷，乃能蜚譽。縱有其他，高樓大廈，不能他遷，一切門面不用鋪張，自有主

顧前後來往。吾人于法，但得相續精進行持，自有佛祖層層加被，自有徒孫代代相承。此種力用，出于長遠。不屈不撓，不遷不斷，有志修行，當體此喻。

百數喻四關

拙定四關，決以百數。百事不管，方可出離；百折不回，方可長遠；百願不遂，方可忍就；百病不死，方可生成。

窮僕喻久處

譬如窮僕新來華廈，瞻其富麗，心頗驚喜。服役既久，轉覺平常，一如在家，甕牖自處。又如古喻，入芝蘭室，久不聞香。吾人修行，初得化城，心頗悅愉，以視舊宅，大有新異；證量久處，反覺平常。切勿灰退，但當勵因，無須究果。

三種喻三續

相續之力，其喻有三：如屋簷漏，時距較長，以時相倍，疏而不斷；譬彼功德，有一定時，或朝或暮，白日不間，必有恆心，積年有功。次如射箭，箭箭相乘，直上蒼天；後箭不抵，前箭必墮，時不可緩，箭不可停。此喻初心發起勇猛，緊切相續，必有毅力，加彼恆心，方可有濟。如短期關，或閉一週，或閉一月，晝夜精勤，不眠不出，限期滿數。此上二種，初則太緩，次則太急，惟第三喻，可期長遠。如紡棉花，緩抽細拉，綿綿相續，徐徐得量，自頭至尾，為力惟均。此則除彼恆心毅力，再加定力，非有定者，不能無斷，是故相續，恆心、毅力、定功三者，和合圓成，安得行者皆能具足，馨香禱祝，嚶嚶求之。

黃楊喻久修

譬如諺云：「黃楊之木，一長一縮。」言其難長，非謂終縮；根常壅土，葉常挹氣，幹常支身，積以數年，亦自成材。吾人修行，期以長遠。菩提證德，旋增旋減，量日而論，似嫌有減，積年有計，則惟有增。但常檢因，終必得果。菩提心斷，則如根枯；氣不調整，則如葉萎；心不住定，則如幹搖；觀不具慧，則如花殘；量不至果，則如早落；具此五者，木且

枯矣，豈惟縮哉！五者如常，守以長遠，安得不長。鬱鬱森森，開花結果；轉以傳種，代代不斷。

各種喻賡續

譬如織布，其經既陳，機杼往來，往惟一縷，來惟一縷，然而相續，終成一匹，乃至萬匹，莫非由縷。苟斷機杼，則必不成。是以孟母以此教子，責其相續，終成亞聖。又如紡紗，不疾不徐，徐則不出，疾則必斷；然而未必永遠不斷，要當慎之，求其少斷。或偶一斷，則必續之，于頃刻間，終不擱置。如彼雨點，間而常續，疏而不斷，而其力久，亦能穿石。佛道長遠，多大祇劫；縱得妙法，即身成佛，于此即身，尤當相續，剎那不間，方能速證。

少辮喻漸長

譬如少女，見二八姊垂辮適度，自顧小髻，每嫌太短，白日梳之，念念望之，如是而已，無法強引。及其時至，辮亦如姊。吾人用功，引古為

例，不違大成，期以長遠。日日修之，念念羨之，思欲齊焉，如不及焉，如是而已，不可欲速，招魔反斷。是故行者當體此喻，但檢其因，不如古否？日日淨障，念念積福，時至自成；瓜熟蒂落。多年閱歷，心坎要言，句句如淚，字字如血，後世讀者，幸無忽諸！

三水喻三修

譬如以瓶承屋漏水，瓶苟不動，其底無孔，漏水雖疏，久承漸滿。此喻吾人具縛凡夫，未得出離，專心進修，必有常課，課有定時。于此定時，全不輟廢，久久滿瓶。又如山泉，進流成溪，常恆流注，晝夜不捨，溪流成河，河匯于海。此喻吾人出離專修，由小進大，日新月異，盈科後進，都無間缺，自成大事，般若大乘，三阿僧祇，入妙覺海。又如海面，蒸氣成雲，雲冷降雨，還入于海。雖屬滴水，既得入海某一部分，即與全海頓時交流，無有疑貳。此喻吾人金剛乘者，見性起修，全修在性，故能一生成辦大事；從體起緣，全緣在體，悲心利他，同體大慈，故能一生積三劫資；再用密法，果位方便，全實起權，全權在實，故能一生成就五身。水喻則一；行者起修，當先明此。

水源喻恆心

譬如小溪，源遠流長，晝夜不捨。李廣之箭雖能射虎，不能止之；魯陽之戈雖能退日，不能斷之；水乃柔物，何能若是？蓋源不竭，而流不止，常常如是，故成大力。小溪猶然，何況江河，直匯于海，皆本恆力。吾人修行，亦當如是。置心一處，恆常守之；生也以之，老也以之，病也以之，死也以之，貧也以之，苦也以之，乃至生生亦復以之，長遠撐持，直至菩提。源者此心，流者此心，堅持此心，無事不辦。不忘本源，是源遠也；不離精進，是流長也。四魔之箭不能止之，八難之戈不能斷之。流離以之，顛沛以之，終必有濟，直匯覺海。

犬等喻老修

喻如老狗，內腎外墜，莖不能舉；然隨壯犬滿街追逐，雖不能交，觸臀抓背，舐戶吮遺，搖尾不止，亦盡其樂，亦盡其勢，務至疲極，務畢春期，少者既罷，老者方休，不知老至，以遂其志，直至於死。譬如蠶蛾，破繭而出，唯此一事，精竭身死，翼猶不斂，以遂其志，直至于死。譬如

闍宦 常遇宮娥 雖無其具 相抱而咬 務遂其志。譬如跛者 助以木足 務令能行 以遂其志。譬如聾者 套以耳具 務令能聞 以遂其志。譬如齒落 助以假牙 務令能嚼 以遂其志。譬如盲者 助以手觸 務令能讀 以遂其志。老年修法 更當精進。血氣既衰 何必僵睡 正好乘夜 增加功課 子女已成 何必管家 正好乘暇 增加功課 自光已衰 何必多讀 正好乘暇 增加功課 眼見少年先我已死 我諸齊年亦多先亡 正好見機 痛念無常 增加功課 不能多禮 當可多念 不能多念 當可多嘿 以止以觀 務令得力 精進到死 以遂其志。譬如薑桂 愈老愈辣 譬如甘蔗 愈老愈甜。懿歟休哉！彼脅尊者 八十才畝 脅不至席 卒成羅漢 享有大年 四次結集 法藏永賴。是我好師 應常憶念。

晚班喻夜修

譬如工程 當其緊張 必加晚班 方能乘夜 配備完成。今密乘人 最上工程 一生成辦 定慧空樂 果位方便 各種條件 如法配合 質量時量 當皆適合。豈可長夜 昏昏錯過！為眠所累 為夢所擾！故當初夜九至十一 乘晝修倦 試修睡光 及其將夢 當修知夢 睡光、知夢二者

錯過，到達丑時，當再興起，著衣修定，心氣兼行。加此晚班，既屬寂靜，又屬陽旺。上半夜中，距晝修近，而不能乘晝修餘勢，以得睡光，以得知夢，轉夢朝佛。中半夜間，若再睡去，必屬凡夫癡煩惱轉。不可藉口，欲修光夢，故不興起。常常警策，人生大半，床上虛度，身未全死，時已半拋，何能一生，而得成佛？凡夫俗志，雞鳴起舞；修行老年，尤當加鞭！

忍就類

蓋沸喻秘忍

譬如壺水，當其將沸，不可揭蓋。數數開之，其沸便緩。是故行者，初發智慧，當知收斂；詩文歌賦，皆洩智氣，非到功深，宜戒作之。略有神通，當知秘守。常當思維大者遠者。忍蓋就沸，諾師遺訓，宜牢記之。

射箭喻忍力

大將射擊，先盤其馬，安定身勢，而不即射；後張其弓，以蓄其勢，猶復不射；凝神注的，滿張滿蓄，乃直射焉，無不中者。忍弓就矢，非不欲快，然在中的。修行志士，失意成佛，以度眾生，非不速度，要先成佛。

閉窗喻忍苦

譬如畏風，勢當閉窗；當其往閉，勢必遇風，忍此片刻，必可關閉；及其閉竟，長久無風。行者道上亦復如是。修法除阻，必有小苦，然能忍過，自可除盡。

燭火喻忍痛

譬如洋蠟，當其融滴落于手指，初亦略痛，然不久後，蠟乾離皮。吾人修行道中有障，亦復如是。初當忍耐，作無常觀，覺此人身非可久住；所修善根，得休息處，永斷諸苦。暫忍修苦，盡此報身，而生淨土，究竟得樂。儒家亦說：小處不忍，必亂大謀。吾人發心超出三界，豈可小苦而

不能忍！當自猛省，一遭中斷，長劫受苦；與其長痛，不如短痛。

竹穀喻忍耐

譬如種竹，生長異態。當其初生，先伸其幹，直凌雲霄；然後分枝，乃至發葉。當其孤標，幸勿自嘆，何以得本，而竟無末？如具大印，久修禪觀，而不見有神通功德，當念此喻，力充自生。如樹初生，其幹雖短，枝葉扶疏；譬彼小成，具有小通，能作小事，利益小眾。然積日久，幹亦漸長，高凌如竹；如彼從悲，積集資糧，亦能悟空，而得其本。幸勿以為我既小成，何不速證？積功累德，自能圓滿。又如穀實，外裹糠粃，內藏玉粲；如斯二者，內外同時，外既得成，內亦得就，既有白米，豈無黃糠？當知外內，一顯一穩，顯者易見，不可自矜，隱者難見，不可自餒。當平等觀，莫越分想。是故君子，患不出位，切問近思，力行不怨，忍耐到底，水到渠成。

穿耳喻忍痛

譬如穿耳，初雖有痛，其痛既過，不復更痛。而彼所乘，各種莊嚴，終身華貴。宜望此果，而忍痛因。譬如服藥，其味雖苦，其效斯宏，病既癒已，不復再苦。吾人多生既積黑業，此生所作，豈必全白？道上修持，魔障必多，當體此喻，希冀佛果，忍此小苦，永斷輪迴，常受空樂。

爪髮喻漸成

譬如爪髮，血氣既行，剎那生生。立地求長，則不顯現；積以時日，必須剪薙。但令血行無有間歇，爪髮漸長有何疑問？吾人用功亦復如是。急求速效，剋期成功，則不必得；久積功行，終必證果。但令如法，常在精進。法色二身應有功德，漸次圓滿。爪髮之長，必積以日；童子身長，必積以年；法身之成，豈可片時即證其果？耐之耐之，終必有成。溪不望河，到河自成；河不望海，到海自成。古人有諺：「水到渠成」。常生精進，常起慶幸，常生勝解，常自安慰，能不中斷，自必圓成。

枕飯喻漸成

譬如醫言：以草決明作枕明目。初夜二夜，不見目明；初月二月，不見目病；初年二年，眼不昏花，久視不疲；乃知漸次，已收其效。譬如用飯可養身體，一餐兩餐，不見體肥；一月兩月，不見身重，一年兩年，自覺漸高，過磅有增；不知其中，由食化血，由血增氣，由氣與血，增益精髓，且潤肌膚，曾歷多少，潛養嘿培。吾人用功，亦正如是。因地苟真，取道既正，得法既全，行持亦勤，積久有功，智者自知。彼等愚夫但求速效，但喜皮面，見神見鬼，繪影繪形，聞聲聞響，便以為得，正與魔便；或不如彼，反以為失，全不內檢，徒然外攀，甚且謗法，以為無效，視同嚼蠟，幾欲捨之。當明此喻，期以長遠，法不吾欺，終能自知。

肉味喻法味

譬如久素，忽然一朝得肉片湯，則覺特鮮，迥異齋菜；久久用此，乃成尋常，不覺其鮮。庖人知厭，熬湯入片，成回鍋肉，供之主人，轉覺味厚，甚于前湯。然非彼湯已被拋棄，亦非此肉別有他肉。加功用行，其味乃濃。吾人習定亦復如是。初以散亂，偶得覺受，便以為奇；覺受常臨，漸覺堅固，又覺尋常；繼續用功，更形隱藏，蘊釀其中，成新覺受，乃知

進步。故修行人，但問耕耘，休貪覺受，因苟能真，果自不虛。

良馬喻行人

譬如良馬，失其牧人，未遇牧場。東村嚙草，驅之西村；西村嚙草，驅之東村。忍痛逐草，不與人較，唯草之求，不知其他。吾人行者生于末世，不隨佛在，如失彼牧。末世凡夫，多不信施，如失牧場。偶逢施主，不可久依，左右言他，驅之東西。唯有忍痛，而修苦行；日唯一食，或乞諸人；此厭往彼，唯顧法味，不求人喜。偶逢檀越，莫便長依；受彼輕視，亦不計較；一心在法，不因食退。食可中斷，一日二日；法不中斷，一刻二刻。是為良馬，可行千里，可達長安。

孕婦喻忍痛

譬如婦人，明知交後易于受孕，明知孕後必有所苦，嘔吐煩悶；明知臨產必有痛苦，甚至于死。產後之痛，經過數日，馴至一月；然纔小愈，裂口方合，仍思淫欲，仍然交合。為得暫樂，寧受多苦，一胎如此，兩胎

三胎至十餘胎，單生孿生甚至三兒，接連產生。雖經長苦，不肯暫斷。吾人修行，冀圖大樂，永斷輪迴。貪此大樂，常思修行，偶經小苦當自忍耐。乃至多次受諸苦厄，或遭王難，或逢病魔，或歷貧乏，或蒙恥辱，務必忍耐，常思大樂，永不捨離。難不苟免，苦不苟除，如妻戀夫，寧受孕苦，寧受產痛。彼為小樂，尚且如斯；我為大樂，豈可不然！如或否者，必于法樂，未曾欣賞，宜多習定，宜多觀空，務于止觀，生起法樂。復于古人，成就傳記，所言大樂，及其功德，生起艷羨，常思追求，如追美女，恆念不捨。日夕學習，法樂漸增，堅其志節，努力追求，樂自增大，苦亦能忍，成就無死大樂智佛。

爆竹喻證量

譬如爆竹，其第一聲特別驚人，此後諸聲，其音相同，然不復驚。又如花生，偶用一顆，香甜異常，其後多用，十百多顆，其物相同，其香與甜則覺少遜。譬如蜜月，夫婦親暱，得未曾有；蜜月才過，豈已衰老？然其親熱不復如前。吾人覺受，或屬安樂，或屬明空，初次得之，顯然可喜；其後雖然與前不異，然不自覺。切勿以此，即是退失，而致灰心。當自檢

因因地不退，一切證量，或顯或隱，或陳或新，或明或晦，不必理會。

雙運類

痘毒喻勝法

譬如病痘，滿身痘毒，厥狀可畏，人不肯近，便溺以器。其後人死，即以此器盛諸藥水，遍洒滿地，以免傳染。雖同一器，先所貯者，毒勝餘物；後所貯者，藥亦勝餘。先當遠離，後則可近。密宗最高無上瑜伽，原為印度糞掃階級而設方便，亦同此理，當知尊重；或猶隱隱，懷舊日嫌，則不契道。

杵臼喻雙合

譬如石杵與臼相衝，但自接觸，不相含契。于中舂米，聊去糠粃。米在杵下，白在米下，杵臼不入，大小亦殊。是凡夫行，雖亦有樂，功在表

面。譬如石磨，上下相同，磨心貼切，磨輪互扣，絲毫無差；水米相和，于中成漿。是事印行，脈與脈合，如彼磨心；氣與氣合，如彼磨輪；點與點合，如米與水，終融成漿。今世行者，大抵杵臼；探脈之道，未遑實踐，何暇能使氣與明點皆相合耶？既未能合，與凡何異？悲哉癡子，但假勝名，捨勿欲之，聊引為辭，無上云乎？瑜伽云乎？

糞犬喻用毒

譬如大便，極穢之物，以肥蔬菜，反得甜味。譬如家犬，以糞為食，而其犬肉，則能補陽。蔬之吸糞，自能融化，一入蔬體，不復再臭。犬之食糞，亦能消化，化成犬肉，中無臭氣。不愁糞臭，但愁不化。今以大法，用彼五毒，化成五智，亦等此喻。苟不能化，切勿輕嚐。

爆時喻行候

欲行事印，當存戒懼；如發爆竹，當知其時。先行驚懼，火不及引，無補于事；才燃引端，倏然便滅，亦不濟事；必令燃徹，將達火藥，然後

離爆，彼自可發，我亦不觸。如服草烏，當知其量；多則中毒，頃刻喪命；少則無力，不能補身。當和以墨，並參童便，先佐青蘘，次用純烏；以次加多，常持其咒。又如實槍，其彈既實，而敵未至，當守停機，待敵方發；敵未至時，勿動停機，停機偶啟，自戕其身。三喻所比：初喻其因，先審自量，是否可行？起分成否？氣功精否？對方之機已成熟否？苟不及時，徒以自傷。次喻其道，或抽或添，或空或樂，或降或持，當審自力，並觀對方，樂已足否？點已降否？氣脈二者，皆相合否？其道次第，各有定量；不先不後，方為得之！學色不空，學聲更難，學香學味乃至學觸，以次加難。觸學之中，何時當深？何時當淺？何時當動？而配以空；何時當住？而配以樂；皆當密審，乾乾戒懼，孜孜留心，方不失道。三喻其果，樂如彼敵，空如我槍；必令大樂，完全顯現，方以大空，直中要害。令槍所發，適中其命，則得勝利。空樂不二，殺活同時，剋證佛果。樂未充足，空則不圓，先行入空，終不大樂；如發虛槍，不能得敵。樂大充足，槍不及發，則必繳械，槍歸敵人。要當留意，小樂小空，大空大樂，同時配合，大小相當。是以此事，大非易易。念彼小兒，持刀自戕，諄諄誡之，幸自審察。

豢畜喻因之

譬如豢畜，順毛撫之，必能馴伏。又如行舟，順風張帆，頗省櫓篙。是故密法，善者因之，不與心爭；順其貪行，而修事印；順其癡行，而修睡光；順其瞋行，而修怒母；順其慢行，而修起正；順其疑行，而修觀心，如彼禪家之參話頭；各配果位，無上方便。亦非如凡，隨眠墮落。必與空契，必與悲契，必與智契，必與理契，必與法契。嘗見乞丐，因患風病，足不穩步；然彼聰明，順其足風，配以身勢，順前快跑，與風相順，而因身勢配合得宜，亦不仆地。又聞戲班，傳說某君，慣以兩手撫其冠帶，殊與所扮原人手勢不相符合；然以習慣，每出演時皆不能免。其師善導，教以順勢，當手撫帶，順勢將帶，掀向後方，然後其手，自然落下。此二故事，既能順勢，又能合法；彼墜地者，就地扶起，以毒攻毒，亦復如是。

機教類

仙果喻教勝

譬如仙人留俗客餐，蒸人參果，客竊視之，誤為小孩，乃急逃走，竟不得食。羅漢拂袖，畏聞《法華》。世間行者，人天乘善，乃至禮教，一方習俗，障聞正法，亦如是喻。自取蹉跎！

啼雞喻苦勸

譬如雄雞，定時以啼，自動自喜，狃睡者厭；雖云盡職，反遭先殺。是故勸人，亦當審定，時然後言，如分而諫，數數斯疏！末法尤甚。余累犯此，而不自守，誌此座右，並以誡人。

小雀喻漸期

譬如羣雀正啄餘粒，回以慈心，擲米一握，彼必驚走；非不愛米，膽小量窄，不知有益。此喻初學當令漸進，苟以密法驟然與之，彼必驚走，不能受用。

蜀黍喻扶植

譬如蜀黍，播種同時，然以種優，有驟抽苗高于他苗；逢天之雹，高者反倒，低者反高；嗣經晴日，高者復起，高于新苗。當其倒時，苟不善知，急扶令立，厚培其土，反搖其根，必致枯死，不如新苗。為人之師，亦復如是。偶得善根，驟然契機，必有退時；當其退時，矯之毋激；生起反感，根本不信，永難恢復，是師害之！

施肥喻授法

譬如養花，若者當施極濃肥料，若者宜輕，視其本質，配合得宜。于彼宜輕，反施濃肥，適以速死。為人師者視器授法，亦復如是。經中所喻，授劍于童，適以自殺；及時不授，亦為吝法；過量而與，則為濫法。因材施教，庶幾近焉！

配鏡喻授教

譬如病目，或屬遠視，或屬近視，欲配以鏡，必先驗光；或一百度，

或二百度，乃至三百，隨其所驗，然後配光。多度則昏，少度則花。目光鏡光，必兩相應，然後有濟；或多或少，皆不相應。佛法亦然，應病與藥，必如其分，則可相應。勿以補藥，多亦無妨；勿以毒藥，少不及量。淺薄根機，授以深法，則犯密戒；機熟不授，亦犯蒙母。已經出離，不必強其受比丘戒；已了無常，不必只授小乘教法。已解用毒，不必再防出生流弊；已解禪宗，不必再授大印灌頂。

彈匠喻師範

譬如彈匠，肩荷彈器既大且長，橫過街衢，不須吶喊，不用招搖，而欲僱者，舉眼便見，迎之彈絮。吾人修德，執持大心，廣發大願，長遠晉修，忍小就大，終成大器；不愁無人來求勝法。何用張揚？何用自讚？何用誘攝？何用標舉？惹人嫉妒，反成騙局。

訓畜喻訓人

譬如世間，馬戲團中，小而猴犬，中而熊馬，大而獅象，野性雖強，

久訓乃馴；非全不能受人指揮。法器大小，亦如畜然。當隨其性，導以正法。不可強禪而入于淨，不可求淨而兼參禪，不可強人從早修密，不可強人從早出離；隨其深淺，注以獅乳，如是而已。

器皿喻法器

譬如油籬，只可貯油，不可盛乳。譬如花鉢，其底有孔，只可栽花，不可藏酒。譬如藥罐，只可熬藥，不可煮粥。譬如馬桶，已經有糞，不可盛飯。譬如大甑，用以蒸飯以供千僧，不可用以少貯糖珠以待貴賓。量器貯物，以喻機教，當授對法，不可遽談第一義諦。能容獅乳，當趁年少，先為栽培。師善觀機，徒如量受，則道契矣。或執己見，不顧來機；或唯一藥，欲療眾病。非善巧師，反失其機。

行醫喻度生

譬如行醫，望聞切問。高明大醫，望病人神，則知其病，能斷生死；其次聞氣，預知吉凶；其下焉者，則必切脈。並脈不明，全仗病者自述其

病，則唯問耳。既得聞病，推源眾委，定方對治，病既痊癒，為復元氣，亦必積學乃能有濟。今欲利生，醫其大病，作大藥王，豈容易事？必知眾生心意所行，必轉眾生心思所惑，必顯眾生心性智光；若不然者，徒自欺耳。故欲度生，當先培德。

專家喻自重

譬如布店，特聘專家，擅場圖案，抉擇樣本；以其眼光及彼天才，高世第一，大眾所喜，彼所不取，彼所畫樣，大眾不悅；布店因此損失甚鉅，辭卸其職。乃有他店不惜成本，尊重其長；適有富豪亦工藝術，為其妻妾選擇衣料，他店貨色皆不悅意，惟取專家所設計樣；二者相投，布店獲利。富豪既倡，大眾從之，後店發祥，前店倒閉。為人天師選繼承人，當如此喻，不失慧眼。

藥瓶喻自愛

譬如藥瓶，藥盡病癒則被拋棄。以年積多，或大或小，皆被塵封。以

其貯藥，不為人喜，鮮知利用。一旦忽逢明醫見之，消毒既竟，如用新瓶。大者大貯，小者小貯，莫不如量而得用處。吾人行者亦復如是。所貯法味，不被人喜，偶用藥盡，則被棄置，不再護惜。然知自愛，不破不碎，以待明醫。得蒙亥母或其他佛祖垂顧取用，必如其量，是以終身惟候佛渡，不求其他諸佛接引，悲心永住，或遇或緩，自業所關；業淨早渡，業重遲見，終必得遇，莫喪其志，自毀瓶身。當為眾生自愛其器，當為佛法自珍其瓶，人之棄否，與我何干？

庚子正月廿五日亥母供期適值膳竟

時在印度北天竺五槐茅蓬閉關



南無護法韋陀菩薩聖像